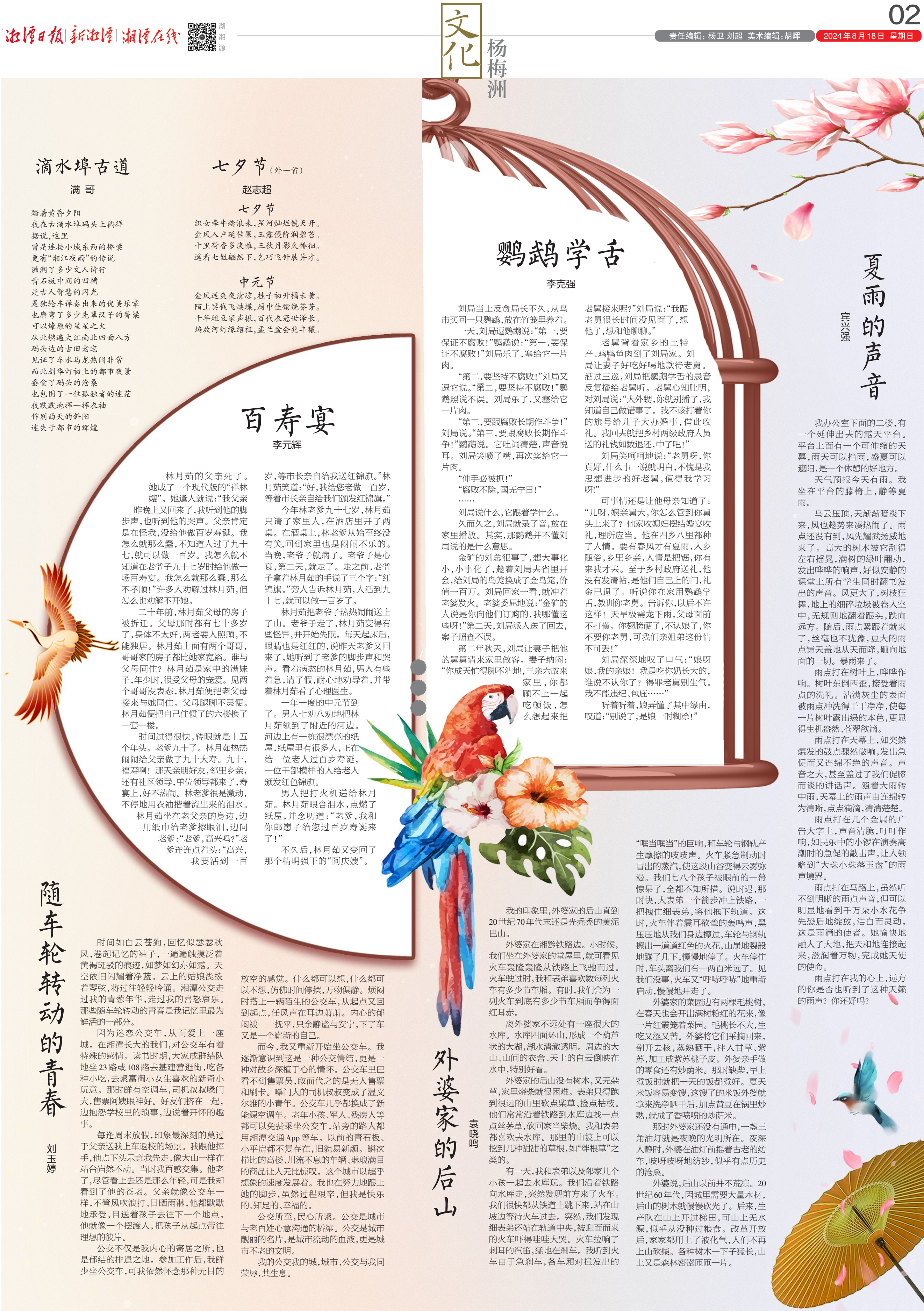




文化

杨梅洲

滴水埠古道

满哥

踏着黄昏夕阳
我在古滴水埠码头上徜徉
据说,这里
曾是连接小城东西的桥梁
更有“湘江夜雨”的传说
滋润了多少文人诗行
青石板中间的凹槽
是古人智慧的闪光
是独轮车弹奏出来的优美乐章
也磨弯了多少先辈汉子的脊梁
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从此燃遍大江南北四面八方
码头边的古旧老宅
见证了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而此刻华灯初上的都市夜景
蚕食了码头的沧桑
也包围了一位孤独者的迷茫
我默默地挥一挥衣袖
作别西天的斜阳
迷失于都市的辉煌

七夕节

(外一首)

赵志超

七夕节

织女牵牛踏浪来,星河灿烂镜天开。
金风入户延佳果,玉露侵阶润碧苔。
十里荷香多淡雅,三秋月影久徘徊。
遥看七姐翩然下,乞巧飞针展异才。

中元节

金风送爽夜清凉,桂子初开橘未黄。
陌上冥钱飞蛱蝶,厨中佳饌绕芬芳。
千年俎豆家声振,百代衣冠世泽长。
焰放河灯缘祖祉,盂兰盆会兆丰穰。

百寿宴

李元辉

林月茹的父亲死了。她成了一个现代版的“祥林嫂”。她逢人就说:“我父亲昨天晚上又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也听到他的哭声。父亲肯定是在怪我,没给他做百岁寿诞。我怎么就那么蠢,不知道人过了九十七,就可以做一百岁。我怎么就不知道在老爷子九十七岁时给他做一场百寿宴。我怎么就那么蠢,那么不孝顺!”许多人劝解过林月茹,但怎么也劝解不开她。

二十年前,林月茹父母的房子被拆迁。父母那时都有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两老要人照顾,不能独居。林月茹上面有两个哥哥,哥哥家的房子都比她家宽裕。谁与父母同住?林月茹是家中的满妹子,年少时,很受父母的宠爱。见两个哥哥没表态,林月茹便把老父母接来与她同住。父母腿脚不灵便。林月茹便把自己住惯了的六楼换了一套一楼。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十五个年头。老爹九十多。林月茹热热闹闹给父亲做了九十大寿。九十,福寿啊!那天亲朋好友,邻里乡亲,还有社区领导,单位领导都来了,寿宴上,好不热闹。林老爹很是激动,不停地用衣袖揩着流出来的泪水。

林月茹坐在老父亲的身边,边用纸巾给老爹擦眼泪,边问老爹:“老爹,高兴吗?”老爹连连点着头:“高兴,我要活到一百

岁,等市长亲自给我送红锦旗。”林月茹笑道:“好,我给您老做一百岁,等着市长亲自给我们颁发红锦旗。”

今年林老爹九十七岁,林月茹只请了家里人,在酒店里开了两桌。在酒桌上,林老爹从始至终没有笑,回到家里也是闷闷不乐的。当晚,老爷子就病了。老爷子是心衰,第二天,就走了。走之前,老爷子拿着林月茹的手说了三个字:“红锦旗。”旁人告诉林月茹,人活到九十七,就可以做一百岁了。

林月茹把老爷子热热闹闹送上了山。老爷子走了,林月茹变得有些怪异,并开始失眠。每天起床后,眼睛也是红红的,说昨天老爹又回来了,她听到了老爹的脚步声和哭声。看着病态的林月茹,男人有些着急,请了假,耐心地劝导着,并带着林月茹看了心理医生。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到了。男人七劝八劝地把林月茹领到了附近的河边。河边上有一栋很漂亮的纸屋,纸屋里有很多人,正在给一位老人过百岁寿诞,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给老人颁发红色锦旗。

男人把打火机递给林月茹。林月茹眼含泪水,点燃了纸屋,并念叨道:“老爹,我和你郎崽子给您过百岁寿诞来了!”

不久后,林月茹又变回了那个精明强干的“阿庆嫂”。

放空的感觉。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仿佛时间停摆,万物俱静。烦闷时搭上一辆陌生的公交车,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任风声在耳边萧萧。内心的郁闷被一一抚平,只余静谧与安宁,下了车又是一个崭新的自己。

而今,我又重新开始坐公交车。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公交情结,更是一种对故乡深植于心的情怀。公交车里已看不到售票员,取而代之的是无人售票和刷卡。嗓门大的司机叔叔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小青年。公交车几乎都换成了新能源空调车。老年小孩、军人、残疾人等都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站旁的路人都用湘潭交通 App 等车。以前的青石板、小平房都不复存在,旧貌易新颜。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辆、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无比惊叹。这个城市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着。我也在努力地跟上她的脚步,虽然过程艰辛,但我是快乐的、知足的、幸福的。

公交所至,民心所聚。公交是城市与老百姓心意沟通的桥梁。公交是城市靓丽名片,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更是城市不老的文明。

我的公交我的城,城市、公交与我同荣辱,共生息。

外婆家的后山

袁晓鸣

我的印象里,外婆家的后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光秃秃的黄泥巴山。

外婆家在湘黔铁路边。小时候,我们坐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就可看见火车轰隆隆从铁路上飞驰而过。火车驶过时,我和表弟喜欢数每列火车有多少节车厢。有时,我们会为一列火车到底有多少节车厢而争得面红耳赤。

离外婆家不远处有一座很大的水库。水库四面环山,形成一个葫芦状的大湖,湖水清澈透明。周边的大山、山间的农舍、天上的白云倒映在水中,特别好看。

外婆家的后山没有树木,又无杂草,家里烧柴就很困难。表弟只得跑到很远的山里砍点柴草、捡点枯枝。他们常常沿着铁路到水库边找一点点丝茅草,砍回家当柴烧。我和表弟都喜欢去水库。那里的山坡上可以挖到几种甜甜的草根,如“绊根草”之类的。

有一天,我和表弟以及邻家几个小孩一起去水库玩。我们沿着铁路向水库走,突然发现前方来了火车。我们很快都从轨道上跳下来,站在山坡边等待火车过去。突然,我们发现细表弟还站在轨道中央,被迎面而来的火车吓得哇哇大哭。火车拉响了刺耳的汽笛,猛地在刹车。我听到火车由于急刹车,各车厢对撞发出的

李志强

鹦鹉学舌

刘局当上反贪局长不久,从鸟市买回一只鹦鹉,放在竹笼里养着。

一天,刘局逗鹦鹉说:“第一,要保证不腐败!”鹦鹉说:“第一,要保证不腐败!”刘局乐了,塞给它一片肉。

“第二,要坚持不腐败!”刘局又逗它说。“第二,要坚持不腐败!”鹦鹉照说不误。刘局乐了,又塞给它一片肉。

“第三,要跟腐败长期作斗争!”刘局说。“第三,要跟腐败长期作斗争!”鹦鹉说。它吐词清楚,声音悦耳。刘局笑喷了嘴,再次奖给它一片肉。

“伸手必被抓!”“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刘局说什么,它跟着学什么。久而久之,刘局就录了音,放在家里播放。其实,那鹦鹉并不懂刘局说的是什么意思。

金矿的刘总犯事了,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趁着刘局去省里开会,给刘局的鸟笼换成了金鸟笼,价值一百万。刘局回家一看,就冲着老婆发火。老婆委屈地说:“金矿的人说是你向他们订购的,我哪懂这些呀!”第二天,刘局派人送了回去,案子照查不误。

第二年秋天,刘局让妻子把他的舅舅请来家里做客。妻子纳闷:“你成天忙得脚不沾地,三亲六故来家里,你都顾不上一起吃顿饭,怎么想起来把

老舅接来呢?”刘局说:“我跟老舅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想他了,想和他聊聊。”

老舅背着家乡的土特产、鸡鸭鱼肉到了刘局家。刘局让妻子好吃好喝地款待老舅。酒过三巡,刘局把鹦鹉学舌的录音反复播给老舅听。老舅心知肚明,对刘局说:“大外甥,你就别播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不该打着你的旗号给儿子大办婚事,借此收礼。我回去就把乡村两级政府人员送的礼钱如数退还,中了吧!”

刘局笑呵呵地说:“老舅呀,你真好,什么事一说就明白,不愧是我思想进步的好老舅,值得我学习呀!”

可事情还是让他母亲知道了:“儿呀,娘亲舅大,你怎么管到你舅头上来了?他家收媳妇摆结婚宴收礼,理所应当。他在四乡八里都种了人情。要有春风才有夏雨,入乡随俗,乡里乡亲,人情是把锯,你有来我才去。至于乡村政府送礼,他金已退了。听说你在家用鹦鹉学舌,教训你老舅。告诉你,以后不许这样!天旱极需龙下雨,父母面前不打横。你翅膀硬了,不认娘了,你不要你老舅,可我们亲姐弟这份情不可丢!”

刘局深深地叹了口气:“娘呀娘,我的亲娘!我是吃你奶长大的,谁说认不认你了?得罪老舅别生气。我不能违纪、包庇……”

听着听着,娘弄懂了其中缘由,叹道:“别说了,是娘一时糊涂!”

“咣当咣当”的巨响,和车轮与钢轨产生摩擦的吱吱声。火车紧急制动时冒出的蒸汽,使这段山谷变得云雾弥漫。我们七八个孩子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全都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大表哥一个箭步冲上铁路,一把拽住细表弟,将他拖下轨道。这时,火车伴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黑压压地从我们身边擦过,车轮与钢轨擦出一道道红色的火花,山崩地裂般地蹦了几下,慢慢地停了。火车停住时,车头离我们有一两百米远了。见我们没事,火车又“呼呼哧哧”地重新启动,慢慢地开走了。

外婆家的菜园边有两棵毛桃树,在春天也会开出满树粉红的花来,像一片红霞笼着菜园。毛桃长不大,生吃又涩又苦。外婆将它们采摘回来,剖开去核,煮熟晒干,拌入甘草、紫苏,加工成紫苏桃子皮。外婆亲手做的零食还有炒荫米。那时缺柴,早上煮饭时就把一天的饭都煮好。夏天米饭容易变馊,这馊了的米饭外婆就拿来洗净晒干后,加点黄豆在锅里炒熟,就成了香喷喷的炒荫米。

那时外婆家还没有通电,一盏三角油灯就是夜晚的光明所在。夜深人静时,外婆在油灯前摇着古老的纺车,吱呀吱呀地纺纱,似乎有点历史的沧桑。

外婆说,后山以前并不荒凉。20世纪60年代,因城里需要大量木材,后山的树木就慢慢砍光了。后来,生产队在山上开过梯田,可山上无水源,似乎从没种过粮食。改革开放后,家家都用上了液化气,人们不再上山砍柴。各种树木一下子猛长,山上又是森林密密匝匝一片。

夏雨的声音

宾兴强

我办公室下面的二楼,有一个延伸出去的露天平台。平台上面有一个可伸缩的天幕,雨天可以挡雨,盛夏可以遮阳,是一个休憩的好地方。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我坐在平台的藤椅上,静等夏雨。

乌云压顶,天渐渐暗下来,风也趋势来凑热闹了。雨点还没有到,风先耀武扬威地来了。高大的树木被它刮得左右摇晃,满树的绿叶翻动,发出哗哗的响声,好似安静的课堂上所有学生同时翻书发出的声音。风更大了,树枝狂舞,地上的细碎垃圾被卷入空中,无规则地翻着头头,跌向远方。随后,雨点紧跟着就来了,丝毫不犹豫,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地从天而降,砸向地面的一切。暴雨来了。

雨点打在树叶上,哗哗作响。树叶东倒西歪,接受着雨点的洗礼。沾满灰尘的表面被雨点冲洗得干干净净,使每一片树叶露出绿的本色,更显得生机勃勃、苍翠欲滴。

雨点打在天幕上,如突然爆发的鼓点骤然敲响,发出急促而又连绵不绝的声音。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我们促膝而谈的讲话声。随着大雨转中雨,天幕上的雨声由连绵转为清晰,点点滴滴,清清楚楚。

雨点打在几个金属的广告大字上,声音清脆,叮叮作响,如民乐中的小锣在演奏高潮时的急促的敲击声,让人领略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雨声境界。

雨点打在马路上,虽然听不到明晰的雨点声音,但可以明显地看到千万朵小水花争先恐后地绽放,洁白而灵动。这是雨滴的使者。她愉快地融入了大地,把天和地连接起来,滋润着万物,完成她天使的使命。

雨点打在我的心上,远方的你是否也听到了这种天籁的雨声?你还好吗?

随车轮转动的青春

刘玉婷

时间如白云苍狗,回忆似瑟瑟秋风,卷起记忆的袖子,一遍遍触摸泛着黄褐斑驳的痕迹,如梦如幻亦如露。天空依旧闪烁着净蓝。云上的姑娘浅拨着琴弦,将过往轻轻吟诵。湘潭公交走过我的青春年华,走过我的喜怒哀乐。那些随车轮转动的青春是我记忆里最为鲜活的一部分。

因为迷恋公交车,从而爱上一座城。在湘潭长大的我们,对公交车有着特殊的感情。读书时期,大家成群结队地坐23路或108路去基建营逛街,吃各种小吃,去聚富淘小女生喜欢的新奇小玩意。那时鲜有空调车,司机叔叔嗓门大,售票阿姨眼神好。好友们挤在一起,边抱怨学校里的琐事,边说着开怀的趣事。

每逢周末放假,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父亲送我上车返校的场景。我跟他挥手,他点下头示意我先走,像大山一样在站台岿然不动。当时我百感交集。他老了,尽管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可是我却看到了他的苍老。父亲就像公交车一样,不管风吹浪打、日晒雨淋,他都默默地承受,目送着孩子去往下一个地点。他就像一个摆渡人,把孩子从起点带往理想的彼岸。

公交不仅是我内心的寄居之所,也是郁结的排遣之地。参加工作后,我鲜少坐公交车,可我依然怀念那种无目的